



经典通识讲稿

甘阳 主编



《敌基督者》讲稿

吴增定 著



经典通识讲稿

甘阳 主编

《敌基督者》讲稿

吴增定 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敌基督者》讲稿 / 吴增定著. — 1 版.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8
(经典通识讲稿)
ISBN 978-7-108-04031-2

I. ①敌… II. ①吴… III. ①尼采, F. W. (1844-1900) — 基督教 — 宗教哲学 — 研究 IV. ① B516.47 ② 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6929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张 红 朱丽娜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147 千字

印 数 0,001 — 6,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慢下来，静下来

“经典通识讲稿”总序

甘 阳

中国文化论坛在 2005 年于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首届论坛曾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主题，对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现状以及开展通识教育的可行性作了广泛的讨论。那次会上许多学者专家初步达成的共识认为，我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大力推动通识教育的发展，而通识教育的开展则应该首先着重建设“核心课程”，特别是“中外经典文本研读”核心课程。在此共识基础上，中国文化论坛委托我从 2007 年暑期开始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汕头大学等合作开办了每年一次的“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讲习班的具体方式为每次请若干资深教师细读讲

解若干经典文本，每天上午授课 3 课时，下午授课 3 课时，学员除必须参加上午和下午的课程外，还要求参加至少两次小班讨论（晚上）。目前这个纯粹公益性的讲习班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年，每次接受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正式学员二百人，加上旁听的人数常达四百人以上，对于传播推广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套丛书以讲习班部分教师的讲稿为基础，同时接受其他优秀的通识讲稿，目的即在让更多读书人分享通识教育的成果。我愿借此机会感谢这些热心通识教育事业的教师，感谢为历届讲习班提供教学场地和行政后勤支持的大学领导和同事，更要感谢参加历届讲习班的数以千计的学员。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大学领导、大学教师和本科生、研究生的理解与支持，幸运的是，现在这样的支持者正越来越多。

需要说明，中外经典文本细读当然不是通识教育的全部，而只是通识教育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我们之所以特别注重这个方面，说到底还是希望重新树立认真读书的风气。经典阅读的第一个要求是：Slow down！（“慢下来”！）而不是快餐式阅读。我相信，当今教育的最大敌人就是弥漫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而通识教育就其植根于古典自由教育理念

而言，首先必须提倡慢下来，静下来，克服现代人的浮躁气和功利心。许多历史悠久的欧美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之所以今天仍然要求必修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不是旨在把所有学生培养成古典学家，而是希望通过学习这些并无实用性的古典语言让学生慢下来，静下来，从而成为能自由思考的自由人。

我想对所有的大学生说：大学四年，慌什么？毛什么？急什么？慢下来，静下来，开开心心读点书！

2012 年六一儿童节

目 录

讲 稿

- 3 引论：尼采与《敌基督者》
- 15 第一部分：第 1 至 13 节
- 32 第二部分：第 14 至 23 节
- 46 第三部分：第 24 至 35 节
- 64 第四部分：第 36 至 49 节
- 94 第五部分：第 50 至 62 节

文 本

- 119 敌基督者
——对基督教的诅咒 （德）尼采 著 吴增定、李猛 译
- 270 建议阅读书目
- 272 后记

讲 稿

本讲稿根据作者在 2011 年 8 月中国文化论坛“第五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讲课稿整理而成。

引论：尼采与《敌基督者》

《敌基督者》是尼采晚期的一篇文本。确切地说，这是尼采发疯之前写的一部构思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作品。我想首先从文献的角度，把这个文本的相关背景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尼采于1889年1月6日突然发疯，并被他的好朋友欧维贝克（Franz Overbeck）接回德国。他在发疯前不久，也就是1888年9月，完成了《敌基督者》的写作。所以，有不少人断定尼采的《敌基督者》是疯言疯语，痴人说梦，完全不值得研究。从行文上看，《敌基督者》确实有一点“疯狂”的痕迹。大家稍微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尼采几乎是通篇从头骂到尾，骂得很激烈，很多骂人的话都是别人学不来的。

抛开这些修辞性的话语不谈，单从尼采哲学和思想自身的语境来看，《敌基督者》可以说是他后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敌基督者》和其他的文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根据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尼采的思考和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悲剧的诞生》到《不

合时宜的观察》，这是尼采的早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前五年，这是尼采思考和创作的巅峰时期。他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包括《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二卷）、《曙光》、《快乐的科学》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这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它也是尼采本人最看重的一本书。他在《瞧！这个人》中对这本书有过专门的评价。他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的“肯定部分”，也就是他所赞成的观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超人”。什么是“超人”呢？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权力意志”对它自身的“永恒轮回”的无限肯定，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有限的生命对自身的无限肯定。这也是尼采哲学的中心思想。第三个阶段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直至发疯之前。尼采在《瞧！这个人》中说，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写的东西都是“否定性的”，都是为了反对某种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进行“价值重估”。什么叫“价值重估”？尼采的意思是，所有被传统道德、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等认定是善的东西其实都是坏的，而所有被它们贬低、批判为恶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价值重估”的目的就是把所有被基督教和传统形而上学颠倒

的价值颠倒回去，恢复它原来和固有的秩序。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的所有作品都具有“价值重估”的特点。《敌基督者》也不例外。实际上，《敌基督者》的原始标题就是“价值重估”。这话从何说起呢？我们知道，国内以前翻译过一本尼采的书，标题是《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后来不再出版了。之所以不再出版，是因为大家后来都知道，这本书在西方学界早就被断定是一部伪作。也就是说，它最初是尼采的妹妹伪造的。她把尼采的一些格言和遗稿，按照她自己的想法加以删改、整理和编辑。很多人对尼采的解释、误解和批判，比如说他是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都是以这本书为根据的。当然，说这本书是伪造的，或许有点过了。因为书中的原话的确是尼采本人的，但它们的编排顺序和结构却是她妹妹确定的。比如说，她把尼采批评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言论都集中在一起，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反犹太主义者。因为她和她的丈夫（也就是尼采的妹夫）都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是，尼采本人恰恰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他在很多地方，包括在《敌基督者》中，都批判了反犹太主义者的无知和浅薄。后来，经过两位意大利学者科利（Giorgio Colli）和蒙提纳里（Mazzino Montinari）的出色考证，这一切才真相大白。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这本书的标题和副标题，的确是尼采自己最初拟定的。他在写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一直有个想法，想写一本代表作，系统和完整地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给这本书拟定的标题就是《权力意志》，而副标题就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在写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一直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但是后来，他仅仅写了一部分就放弃了，所以这本书并没有完成。不过，他仍然把已经写完的部分整理出来，分成两本书发表，一本是《偶像的黄昏》，另一本就是我们要讲的《敌基督者》。所以，《偶像的黄昏》和《敌基督者》都是对西方文明的“价值重估”，但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偶像的黄昏》针对的是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传统。这本书中最有名的一篇是“苏格拉底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尼采延续了他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一贯批评，把他们所开创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看成是希腊文明衰败的开始。《敌基督者》则是针对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这两本书合起来，差不多就是一个对西方文明的“价值重估”。那么，尼采是在什么意义上进行“价值重估”的呢？这就涉及他的基本哲学思想了。

提到尼采的哲学，我们首先会想到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几个核心的观点。他的哲学出发点，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批判。尼采认为，它们的基本前提是自然和道德，或此岸与彼岸的对立。上帝就是传统道德的代名词，它构成了某种超越自然或尘世之上的绝对意义或价值。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开始就说，查拉图斯特拉在山上待了十年，然后开始下山布道。他的第一个教诲就是“上帝死了”。我们在后面就会讲到，“上帝死了”也是《敌基督者》这个文本的思想背景。尼采所说的“上帝”，无论在基督教还是在犹太教之中，都代表了某种超出自然、超出尘世、超出有限生命之上的东西，也就是与尘世或此岸相对立的彼岸世界。所以说，尼采所说的“上帝”不仅仅指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那个人格神，而且包括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传统。这两个传统虽然看上去水火不容，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也就是说，它们都在自然之上附加了某种超越自然的东西。这种超越自然的东西就是道德。所谓“价值重估”，其实就是否定强加在自然之上的道德。

很多学者都说，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是要区分事实和对事实的解释，也就是区分事实与价值。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价值中立”。其实，尼采也是持这种主张。这个说法听起来或许让人有些奇怪。尼采不是一直说要“价值重估”吗？怎么会赞成“价值中立”呢？但尼采的真正意思是，真正的“价值中立”就是“价值重估”。按照他的看法，西方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真理，实际上无非是人的一种解释，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是人把自己的价值或解释强加在自然之上，强加给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还是在人身上。说到底，我们都是有限的个人。我们都知道，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都是有限的，都是终有一死的。出于生存和安全的本能需要，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更真实和永恒的东西存在；它不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而是在彼岸，是一个彼岸世界。这个彼岸世界就是道德世界，或者说，就是上帝。实际上，尼采揭示出了我们作为人的自相矛盾之处。本来，我们发明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是用来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因为活在一个变化无常的尘世间，我们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所以我们希望有一种更真实的生命，一个永恒不朽的彼岸世界。但是最后，恰恰是宗教、道德和形而上学等彼岸世界变成了对我们有限生命的否定，使得我们认为它毫无意义。

在《历史对于生命的用途和滥用》这篇早期的文本之中，尼采把人和动物进行了比较。他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动物的记忆非常短暂，而人的记忆和意识却很持久。举一个例子，有一头羊可能在一年以后被杀死。设想一下，倘若它知道一年后自己会被杀死，结果会怎么样？它肯定要闹革命，肯定要反抗的。问题是，它并不知道这一点！动物的记忆很短暂。它既没有长久的过去，也没有长久的未来，只有短暂的现在。它既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它永远活在当下。这听起来很有一点佛教的精神——“刹那即永恒”。在尼采看来，恰恰是动物对过去和将来的“无知”保护了它自己，使得它不会承受历史 and 变化之苦。但是，人不一样。人就是太“有知”了。人知道自己“本是尘土，还将归于尘土”。人的记忆和思想过于长久，所以总想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人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命与历史的长河相比显得多么短暂。这种时间和历史意识，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焦虑感。尼采认为，传统的道德和宗教就是为了应对人的这种焦虑感。传统道德和宗教会告诉人：你所活的短暂一生都是不真实的，更真实的生活是灵魂不朽，是死后的生活，是永恒的彼岸世界，是上帝，如此等等。

不过尼采同时看到，传统的宗教和道德也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效果。它发明出来一个绝对价值，但这个绝对价值却反过来成了对我们当下生活的限制和否定。这样一来，我们便会把那些想象的东西看成真的，却把真实的生活世界看成是假的。尼采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些被传统宗教和道德颠倒的东西再次颠倒过来。因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传统宗教和道德，都是一种保护软弱者的东西。只有软弱者出于生存的焦虑感，需要道德和宗教上的安慰。强者能够直接面对和肯定现实，不需要欺骗和安慰。所以，尼采的“价值重估”就是重新确立价值等级秩序，使得它不再贬低和否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是反过来积极地肯定它。

现在，我们回到《敌基督者》的文本。尼采对基督教的基本看法是，基督教在根本上也是来源于人对自身有限存在的恐惧和焦虑感，也是一种想象和伪造。当然，这种想象和伪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犹太教。

犹太教的上帝或耶和华是犹太人的保护神。最初，他同希腊的诸神一样，都代表了一种肯定生命的价值。比如说，耶和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发洪水就发洪水，想杀人就杀人，看